

电子月刊 57 号(2013/1 月)

编者按： 电子月刊是我们魁华作协会员们大家的刊物，大家有什么建议，请直言不讳。各位会员，当你读到好文章或好书或好诗歌时别忘了转给 冰蓝:lixiaobl@gmail.com 下面的网址是我们作协的博客由墨浪负责，望大家去浏览：<http://kueihuawencui.blog.sohu.com> 作协与《路比华讯》合作的栏目《笔缘》的编辑是扬格，[联络 vwriteryang@hotmail.com](mailto:vwriteryang@hotmail.com) 与《蒙城华人报》合作的栏目《红叶园地》的编辑是冰蓝，[联络 e_lisa@msn.com](mailto:e_lisa@msn.com) 与《七天》报社合作的栏目《北往》的编辑是怀素，[联络 qitianbeiwang@yahoo.ca](mailto:qitianbeiwang@yahoo.ca)

目录

一、 协会信息

- (一) 郑南川著陶志健译的诗集《一只鞋的偶然》在蒙特利尔出版
- (二) 彼岸来信
- (三) 感谢与提示
- (四) 迎新聚会通知
- (五) 作协章程讨论稿

二、文摘

- (一) 侯德云小小说系列讲座 14 情感的幻影 文/侯德云
- (二) 身后的人 文/袁炳发
- (三) 凤凰网对话作家野夫（节选）

《一只鞋的偶然》英中文双语版诗歌集在蒙特利尔正式出版

由郑南川著，陶志健译的英中文双语版诗歌集《一只鞋的偶然》，2013 年 1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正式出版。

诗集收入了郑南川自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至今写下的诗歌一百余首。从远行，感受，自然和记忆四个主题内容，记录了作者在加拿大生活的足迹。诗歌采用简单，明快和自然的写法，以更多的意象表达，透视着作者的思想内涵，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

陶志健博士对诗集的英文部分的翻译，贴切和真实地表达了作者诗歌的本意，为英文读者的阅读和鉴赏提供了方便。

此书作为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著作丛书出版，封面设计宋兰，排版陶志健。

《一只鞋的偶然》，是首部在加拿大出版的英中文双语华裔个人诗歌集。

郑南川先生：您好

您寄来的《岁月漂泊》一书，我们已经收到。我和我的同事们、学生们将认真拜读，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们邵云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

关于我校加拿大研究中心情况，请您浏览：<http://flc.scu.edu.cn/Canadian/index.asp>

本中心挂靠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目前中心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学院的在职教师，主要从事加拿大传媒文化、中加关系、加拿大华裔文学等科目的研究。

本中心自成立以来，先后由林必果教授、石坚副校长担任中心主任，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人才。

自今年春季以来，加拿大政府取消了对全球各地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项目和经费资助，这多少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一些不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加拿大文化的研究热情。虽如此，本中心还是热诚欢迎并接受相关的加拿大捐赠图书和学术合作。2010年，我校加研中心就接受了加拿大约克大学文忠志(Stephen Endicott)教授捐赠的一批图书。

郑先生将来如果路过成都，本中心希望能够请您来我校讲学。附件是关于《四川欢迎你》的一首歌，兹发给您，聊表心意。

谨致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赵毅（加研中心主任）

2012年12月25日

作协还收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心图书馆的来函感谢赠送的《漂泊的岁月》一书。复旦大学也发来感谢信并特意寄来捐书证。

感谢 作协正在进行有关的网页制作，会员芦玉葵、青青、斯眉和九如为此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在此作协对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提示 各位文友请抓紧时间作为作协今年即将出版的书准备您的文稿

亲爱的协会会员

一年一度的协会年会活动即将举办。

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我们的协会活动变得更多彩了。

今年没有“大宴”，也不吃龙虾，我们就吃大伙送上的自助餐（每人一菜）。请各位想法“创作”了。

协会设立一个“精品菜色”优秀奖一名，奖金三十元；一个“难忘的那道菜”一名，奖金二十元。现场评选。

今年要组织抽奖活动，有三个“精奖”（一百，六十和四十），由协会提供。

欢迎会员都带小礼品来参加，一个小祝福，一片好心情，还有一个小惊喜。

少不了的作品朗诵和小节目也一定凑上热闹。

请注意：带上会费25元。

今年活动有很多新鲜事：

我们的章程修改了，邀请大家现场通过（提前发给大家审看）。

我们的网站开通了（开始试用），魁华作协也就打开大门，走向外面了。邀请大家参观。

我们的会员队伍扩大了，又有了新会员参加。请他们也说说自己的新年新话了。

我们今年计划出版的两本文学作品集（散文和小说），也要在活动中煽风造势，听听大伙的意见。

我们的会员郑南川著，陶志健译，英中文双语诗歌集《一只鞋的偶然》，一月在蒙特利尔出版了，也一同祝贺。

我们的会员有什么好消息，请提前告诉我们，好安排活动内容。

活动的时间：三月三日（周日），下午三点。在唐人街文化宫303室。

欢迎你的家人和孩子参加，大家的费用都免了。

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

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章程（讨论稿）

总则

一、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下称魁华作协)是一个以文会友，旨在海外宏扬中华文化，以写作加拿大和移民生活为主的纯文学团体。

二、魁华作协依据魁北克省有关社团法，在魁北克省注册登记。

组织

三、魁华作协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大会。出席会员大会的人数须超过会员总人数一半以上，通过的决议方为有效。

四、魁华作协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由会员推荐或自荐，经会员大会不记名投票决定理事。每届理事九人。理事每届任期两年，连选得以连任，但原则上不超过三届。

五、理事会选举产生魁华作协主席，副主席，确定秘书，编辑，财务人员。理事会也可聘请非理事担任编辑。主席领导理事会负责魁华作协日常工作。财务理事每半年向理事会报告财务状况，每年年终向会员大会报告财务状况。

六、理事会有义务向全体会员报告工作，回答会员的质询。会员对于主席或理事会成员工作不满意的可提出批评，或经会员大会半数以上通过，罢免主席或理事会成员。

会员

七、魁华作协欢迎文友参加作协活动并申请加入作协。申请入会者须是热爱文学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住者。

八、申请入会者需由一名会员推荐，填写入会申请表，经理事会讨论后，由主席或副主席签字批准，经半年过渡期(自批准日算起)的双向考察，即成为魁华作协正式会员。过渡期内无选举和被选举权。

九、会员应按时交纳会费，参加作协活动，积极写作。三年以上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作协活动者(经作协通知)被认为自动退出协会，（一些外地的会员无法参加活动，可以例外，但应按时交纳会费）。对严重违反魁华作协章程的会员，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可将该会员劝退。会员有权利申请退出协会。

活动

十、魁华作协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文会友，磋商文学，开办文学专栏，出版书物，为会员提供文学交流平台，维护会员的创作权利。会员不应在协会内部，推动与文学无关的活动(除理事会安排的特别活动以外)，也不能利用会员通讯录等协会文件从事协会以外的活动。协会提倡阳光，自然，互助，和谐的精神，推动华文文学的进步。

十一、此章程于2013年 月 日经魁华作协全体会员大会通过实施。

（请会员将您的建议在2月25日前反馈给邵云理事，邵云信箱：）

第14讲 情感的幻影

文/侯德云

《身后的人》在众多小小说作品当中，绝对是独特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为我们描绘出了一种“情感的幻影”。

情感的幻影，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可惜，我们却对它视而不见。

作家刘震云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一个农民在田里锄草，他扛着锄头回家时，老婆问他：“你干吗去了？”他说：“锄草。”一点错也没有，是在锄草。但在锄草的过程中，他的脑子一直在思索，他会想到昨天在镇子上看到的那个女裁缝，无缘无故对他笑了一下，什么意思呢？还会想到村边的张寡妇，还有门板上贴着的女明星。想了整整一个上午，回到家里告诉老婆他在锄草。而我们的文学作品也说他在锄草。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把想象力给忽略了。作为汉语写作来讲，这种想象力在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僵化。

在另外一个场合，刘震云还说：“一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无非是对一种语种的想象力负责。”

这一段话，让我想起了余华的发言：“我们的想象力会在一只茶杯面前忍气吞声。”

是的，在创作中，我们一向重视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忽略了所谓的“胡思乱想”。而后者，却是支撑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同时，它似乎也应该是支撑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幸运的是，袁炳发在《身后的人》当中，为我们展示了这种情感的幻影，以及这种幻影中真实的情感。

“离休后的将军”，“喜欢仰靠在软椅上，闭目回想那些往事。”

“最近，将军总感到他的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头去看时，这个人又无影无踪了。”

将军想起了战争岁月，“听到了枪声和战场上的拼杀声”。当他想起“班长”的时候，又“感到身后有个人站着”，转身看时，那个人又无影无踪了。想起救命恩人“张妈和他的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而此时此刻，他“无法知道张妈和他的儿子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个身后的人，就这样经常站在将军的身后。

这个幻影的反复出现，引发了将军的情感波澜。他“坐在那儿，手抵额头一阵沉思”。

然后，“将军从银行取出自己几万元的存款，寄给了苇子沟政府的民政部门。”

作品的亮点是将军在汇款单附言栏内写下的一句话：“我忘不了在战争年代，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为解放全中国而做出的牺牲。”

从幻影到现实，如同溪水汇入河流，丝毫没有生硬的痕迹。

这篇小小说的构思非常别致，它启发我们，通过描绘水面的反光，可以展示天上的太阳。

身后的人 文 / 袁炳发

最近，将军总感到他的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头看时，这个人又无影无踪了。

有这种感觉，是在将军离休以后。

离休后的将军，在家侍花养鸟，闲下来时，就爱在逝去的往事中徜徉。

将军喜欢仰靠在软椅上，闭目回想那些往事。

将军想得最多的是他年轻时的事。

那时的人，活得特坦诚，坦诚得就如一道简单的加减法—打仗+胜利=解放全中国。

一想到打仗，将军的脑子里就闪现出千军万马，就听到了枪声和战场上的拼杀声。

将军兴奋起来，忽地从软椅上站起，口中喊：“班长！”

喊声未落，蓦地将军就又感到身后有个人站着。

将军就急转身看，那个人又无影无踪了。

将军骂：真他娘的怪！

将军就又坐在软椅上。将军想起一件事。那时，将军还不是将军，将军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一次，在执行任务中，遭到敌人的追捕。是苇子沟的张妈和她的儿子，把他掩藏在茅屋中的假间壁墙里，才免遭一难。他虽然免遭一难，但张妈的儿子却被敌人带走了。当时由于任务紧急，他未及等到张妈的儿子是死是活的消息，就匆忙赶回部队。

全国解放后，将军给苇子沟的当地政府去信查询过张妈家的消息。政府给将军的回函是：查无此人。

因此，将军现在也无法知道张妈和她的儿子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想到这儿，将军哭了。哭时，将军就又感到那个人又站在了他的身后。

这次，将军没有转身去看。

将军坐在那儿，手抵额头一阵沉思。

翌日，将军从银行取出自己几万元的存款，寄给了苇子沟政府的民政部门。

将军在汇款单附言栏内写道：“我忘不了在战争年代，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为解放全中国而做出的牺牲。”

凤凰网对话作家野夫（节选）

足够好的作家一定有足够好的语言风格

凤凰网文化：您的语言风格被很多人讨论，我个人感觉是您的文字当中感情很深厚，但是呢表现上又比较节制，题目话题写的比较厚重，但是又让人感觉很容易接受，就是很朴素，我不知道您的语言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是刻意的还是很自然的？

野夫：我觉得是自然形成的，我年轻的时候语言花哨，29岁的时候，我现在回看29岁写的文章很花哨。我这种文风的形成是我在牢里面，我坐牢的时候开始偷偷地写我的回忆，名字叫《浮生》，飘浮的一生，写了几万字。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整理，但是我回头看这几万字，现在还在我们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叫《劳改罪犯学习记录本》，当时我是老大嘛，犯人开会、政治学习都要我记笔记，我就用这个本子写了我几万字的《浮生》，我们现在回头看《浮生》形成的文风就是今天我的文风。因为这个苦难的环境里边，身边睡着的横七竖八的各种形式犯罪，杀人的、放火的、强奸的什么都有，你看着他们，因为我在值班，晚上就可以不睡觉，我利用我的特权在昏暗的灯下，值班可以烤火，在温暖的炉火旁，听着上百个杀人放火的人在那儿打鼾，你回想你的童年，它就自然会归于一种平静。我们的监狱边上还是个清真寺，经常听见清真寺祈祷的歌唱，那种我们不熟悉的宗教的乐音飘过高墙，这是很奇特的经历，很难

跟别人说得清楚的体会。你突然在那一刻你就安详了，那种浮躁、愤怒没有了，你也不想越狱，你觉得这就是生活，我不能拒绝，那我就在这儿书写。

凤凰网文化：您对于现在的语言风格满意吗，还是在探索新的可能性？

野夫：我认为评价作家的一个坐标系，其中一个坐标系就是他的语言有没有自己的风格。一个好的作家，如果他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的话，他是不足够好的，凡是足够好的作家一定有一个（风格），你读他的文章，把他的名字蒙掉，你会认得出来这是他，这就是好的作家。那我们举例，沈从文，沈从文的东西一看不署名也能看得出这是沈从文；[鲁迅](#)你认得出是鲁迅，当代的王朔你认得出这是王朔，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当代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刘亮程，你认得出是刘亮程。我愿意做一个有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那么我现在这种语言风格还不敢说是完全成熟的，是不是完全成熟的，是不是完全定型了，这个有待未来的我的写作来检验，但是眼前至少我对这种文风基本满意，而且还可能希望进一步让它更个性、更圆满一点、更好辨认一点、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一点，这是我未来十年要努力的。

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让我提前抵达死亡

凤凰网文化：您怎么看死亡，生死这个话题。就是活着是不是会比死亡更残酷？

野夫：王朔用了一个他的典型的王朔式语言说了这件事情，很经典我觉得，我一直记得。他说在中国活着都不怕，难道还怕死吗？那这个言下之意是，在中国，中国人的活着比死本身更恐怖，他调侃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就这个社会不给人带来幸福的，不给人带来快感。那么对我来说，有一天一个朋友想要自杀问我，我给他的调侃是，死是早晚必到的一件事，用不着那么着急。就是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躲不掉，我何必匆匆忙忙地朝那个目标赶去，我当然可以现在跳下去就，就抵达了死亡，但是我再活 20 年我一样要抵达，我们每个人并不会，并不会因为我先抵达了就快乐了，就荣誉了，就早转世了，因为转世是一件不可确知的事情。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就是说我在 16 岁的时候自杀过一次，我高中时候谈恋爱被抓了现行，要开除我，家长辱骂殴打，同学嘲笑。一个 16 岁的青年突然面对这种打击，尤其在我们那个年代，一个 16 岁的男生早恋，就像一个寡妇偷人被抓了一样的耻辱，于是我自杀了，只是没死，我服水银。醒过来后来，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再不自杀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我最绝望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在江上寻找我母亲那个阶段，我好几次想跳下去，就是算了找不到我母亲我也不活了。因为那是穷途末路的时候，身上没钱，每找一天，那个船要付，给船夫连船带船夫，每天付 100 块钱，每天付这个钱对我是巨大压力，就一个男人活到连找自己母亲的钱都没有，活得他妈太失败了，就那种对自己的伤心绝望，就是还活着干嘛，就想从船边滑下去，就那种小舢板，脚就泡在水里，一滑就可以下去，进入长江，我那一刻我不断地冥思我要不要死，后来我一想，我已经在高中的时候就完成了死亡的教育，我那会儿就没死过，现在何必要死，我现在死了，我的冤仇都不能报，我必须活下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动过任何一点死亡的念头，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让我说，让我提前抵达死亡。

凤凰网文化：那您现在理解母亲对于死亡的选择吗？

野夫：不理解也要理解，确实母亲她的遗书里面包含了这层意思，就是我走了，你就轻松了，她是为我们松绑，她不走我得在武汉守孝，那我在武汉是要找一个很烂的工作养家糊口，也许就没有我的未来了，从另一个角度我确实还是用这句话说会很残忍，就是你感谢你的母亲用自绝的方式换你上路了。

但是回头想如果母亲当时没有这样做我可能就在武汉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司职员，就不会有拎着换洗衣服来到北京的那个冬天，没有那个冬天就没有我北京的十几年的打拼，也很艰辛，刚开始也很苦难，但是今天我的成果过上了那种我想要的过的生活，就不是不富不贵、自由自在，能够在大地上穿州过府、横行霸道，你可以去看到不平事，你可以真去帮他，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讲义气都是要有本事的，要有后盾的，甚至要有本钱才讲得起义气，穷人有时是讲不起义气的。

凤凰网文化：对您而言死亡除了是一种生命终结的一个状态，它还具有别的层面上的意义吗？

野夫：这个问题是一个实在很难思考清楚的问题，死亡，因为我各种宗教教各种死亡的问题，哲学也探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是一个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一直没彻底皈依一个宗教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生命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总是要找到实证的东西我才去信它。比如说我经常碰到一些社会高人，所有的有神通的人，他面对我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你的前世，你前世是某某某哪个著名的诗人。他这样说的时候多数人会很高兴，假说我前世是李白或者是陆游，很高兴，但回头想我用什么来求证我的前世是他呢？除非你给我提供一个实证，李白这里有个胎记，我这也果然也有，就像我诗词中的语言说的我找到了我预设在你身上的胎记，而你是这些都没有，那我无法知道前世，那我来生就更知道了，我如果不知道有前世，不知道有来生死亡就是终结，死亡就是真正的永寂，寂寞的寂。